

# 法國第五共和外交政策初探（一九五八—一九八六）

張台麟

自一九五八年法國第五共和成立迄今，法國在國際社會及軍事發展方面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外交上，它強調獨立自主的原則，不願在西方國家與共產集團的衝突與對立中採取確定的立場，同時支持新興國家的獨立與發展，對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影響力。軍事上，積極發展核子武力，目前是世界第三大軍火輸出國，僅次於美國與蘇聯。這些現象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總統執政期間所擬定實行的外交原則是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戴高樂之後，有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三位總統先後負責法國的外交政策，雖然三者的政策並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上，他們都是遵循著戴高樂主義的外交路線。因此本文首先就戴高樂所創立的若干外交原則加以論述，然後再對龐畢度、季斯卡及密特朗的外交政策加以分析，俾有利於對近代法國外交有一整體性的瞭解。

## 一、戴高樂總統的外交政策（一九五八—一九六九）

依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五條規定，「共和國總統注意憲法之遵守，以仲裁地位確保政務之正常進行及國家之延續。總統保障國家之獨立，領土之完整及條約與共同組織的協定之遵守。」<sup>①</sup>，第十五條規定，「總統為軍隊統帥，總統主持國防最高會議及委員會議」，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談判並批准條約」。<sup>②</sup>另外憲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決定並執行國家之政策，政府指揮

註① 「法蘭西共和國第五共和憲法」，世界各國憲法大全，臺北，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三六六—三七二頁。

註② 同註①。

行政及軍隊」，第二十一條也指出，「內閣總理指揮政府之行動，負擔國防責任，確保法律之執行」。③由以上所舉的憲法條文可知，外交事務是由總統和總理來負責的。我們論及法國第五共和外交政策之時，首先必須對戴高樂的外交政策加以了解。雖然龐畢度、季斯卡和密特朗三位總統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有個人的看法與取向上的差異，但是基本上他們的外交政策都與戴高樂的外交原則大同小異。誠如席哈克總理最近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除了一些細節之外，法國的外交政策不僅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前後無所改變，即使在一九八一年前後也是完全相同的。④密特朗總統也曾宣稱，在外交事務方面，對於一些較重要的問題，法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⑤

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九年的這段期間，法國的外交政策不但由戴高樂自行擬定，同時他幾乎只任用了一位外交部長，就是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到一九六九年六月當總理的顧福（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戴高樂當時對外交政策的擬定是建立在以下三個觀點上：⑥

(1) 打破東西方界線。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雅爾達密約的簽定，美蘇兩國自劃勢力範圍，利用軍事優勢干涉、甚而製造世界性或區域性的問題，使每一個國家處於美蘇衝突之下，皆須在自由國家與共產集團之間做一抉擇，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欲脫離這種東西方對立的束縛，必須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外交。

(2) 加強自衛能力。美蘇兩強都具有強大的核子武力，雖然美國對西歐國家素以保護國自居，但法國不能享受美國的核子武器，且一旦歐洲爆發戰爭，美國是否會使用核子武器則不得而知，故西歐各國應該發展自己的軍事與核子武力，以求自保。

(3) 重振法國聲威。法國在歷史上也曾強盛一時，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就積弱不振，第四共和的政治也不穩定，因此戴高樂希望能使法國重新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這三個前提下，我們可以觀察到戴高樂總統的外交政策大致包括了五項原則，此即國家獨立的原則、積極參與歐洲和平建設、反對美國干涉政策、調整與共產國家的關係以及加強拓展與第三世界的關係。

## (一) 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上臺以來就特別強調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他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檢討第三、四共和以來的政治

註①。

註④ *Le Monde*, le 16-17, novembre, 1986, p. 5.

註⑤ *Le Figaro*, le 10, novembre, 1986, p. 8.

註⑥ 穆雷 Jacques chapsal et Alain Lancelot,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 U. F., Paris, 1979, pp. 489-503.

法國第五共和外交政策初探

與外交，同時要建立一套獨立的國防政策。

(1)重新檢討第三、四共和的政治與外交。戴高樂在第三共和時代就反對當時的軍事策略，他曾試圖去說服當時的執政者去發展和改革軍事工業，但却未被接受。雖然在一九四〇年時，總理雷諾 (Paul Reynaud) 採納了戴高樂的計劃，但却已來不及應付德國人的侵略了。因此戴高樂執政後就準備將軍事方面做一全面性的改革。另外他也反對第四共和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關於歐洲統一建設方面，因為戴高樂認為任何一個歐洲組織都不可能具備有超越國家性的制度 (Supranationalité)，更不應該影響到各國的自主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需要檢討，因為長此以往，它將會成爲一個完全由美國來指揮的歐洲聯合武力。前次密特朗總統拒絕參加雷根總統所提出的「星戰計劃」，就是同樣有這一層的遠慮。再者，戴高樂也反對第四共和以來採取的對共產集團完全排斥的政策。因為他認爲一九五八年以來，所謂「鐵幕」一詞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恐怖形象，加以「和解政策」的出現應該可以改變一下對共產國家的策略。戴高樂曾在回憶錄中如此寫到：「對西方國家而言，在這十二年當中，軍事與安全的情況與以往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別。因爲，一旦蘇聯與美國都有力量足以毀滅彼此的時候，我們能否想像這兩個敵對國即使在最後關頭會互相攻擊呢？再者，有什麼理由去相信，這兩國會在西歐或中歐的領土上發射核子彈呢？因此，對西歐人士而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無法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既然這種保護的有效性令人懷疑，爲什麼我們要將命運交給保護者的手中呢？」<sup>⑦</sup>由這段話，我們可以了解戴高樂亟欲改變外交政策的決心。

(2)建立一套獨立完整的國防體系。獨立的外交政策須靠堅強的國防武力作爲後盾，戴高樂認爲法國的國防可以建立在一種獨立自主的核子嚇阻武力之上。他說：「法國的國防務必屬於法國自己。假如法國一旦發生了戰爭，這個戰爭必定是由法國人自己來打的戰爭，所有爲戰爭所做的努力也一定是所有法國人的努力。」<sup>⑧</sup>基此觀點，法國在發展核子武力方面不遺餘力，一九六〇年法國核子試爆成功。另外戴高樂也拒絕簽署一項限制核子試爆的協定，因爲他認爲，這種協定只是美蘇二強之間的交涉，目的仍在於削減歐洲國家在國防上的獨立自主性。

## (二)積極參與歐洲建設

基本上，戴高樂是很贊成歐洲國家能夠組織起來，彼此團結合作。他曾說：「建設歐洲，就是說彼此聯合起來，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基本目標。」<sup>⑨</sup>然而戴高樂反對成立一種超越國家性的歐洲組織，他認爲任何一種歐洲組織其所採行的決定與政策都

註⑦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 d'Espoir, le renouveau 1958-1962, l'effort 1962*, Plon, Paris, 1980, p. 217.

註⑧ *Ibid.*, p. 220.

註⑨ *Ibid.*, p. 210.

要考慮與尊重各國自身的利益和條件，同時這項組織也不應該受到美國的影響或左右。戴高樂遵行法國第四共和所簽署的歐洲六國合作協定，贊成關務與經濟同盟的措施，同時也極力與德國重修和好，建立良好關係。爲了報復英美過於密切的關係，法國強烈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1) 關務與經濟同盟。一九五七年三月，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六國簽訂了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組織」(La Communauté Economique Européenne)，目的是希望於一九七〇年能真正達到一項經濟同盟。在這方面戴高樂給予全力支持，終於在一九六七年西歐六國將「歐洲煤鋼聯營」(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u Charbon et de l'Acier)、「歐洲原子能組織」(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de l'énergie atomique)及「歐洲經濟組織」三者合併爲「歐洲共同體」(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2) 法德關係。在致力於歐洲經濟合作的同时，戴高樂認爲西歐各國的政治合作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法國與德國的關係。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邀請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訪問法國及一九六二年戴高樂的西德之行對兩國的關係影響深遠。戴高樂在西德之行中也特別強調法德兩國密切合作以對抗蘇聯及東歐集團的重要性。①一九六二年一月，兩國達成了一項協議，約定兩國的元首或政府首長一年至少做兩次的會晤，外交部長則每三個月會晤一次。此項協議對兩國政府之繼任者而言並無法律約束力，然而事實上法德高峯會議都一直順利舉行。去(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法國總統密特朗與西德總理柯爾在西德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四十八次法德高峯會議。此項高峯會議在歐洲和平與安全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3) 英國問題。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英國就不斷地提出擴大歐洲自由市場的要求。基本上，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三小國是支持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因爲他們認爲歐洲不應該和美國過於疏遠，同時也疑慮歐洲共同市場將來會被法德兩大國所把持，能有英國加入也可成爲一種制衡力量。②一九六一年八月，英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却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被否決。雖然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才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訪問過法國，同時英法兩國也簽署了一項共同製造飛機的協定，但都無法改變戴高樂的決定。戴高樂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基本理由有二，一是戴高樂認爲當時英國與其大英國協的經濟關係以及和美國的政治關係仍非常密切。英國的加入必會影響歐洲共同市場原有的運作。二是一九六二年英相麥克米倫與美國總統在歐洲戰略問題上達成了一項協議，戴高樂認爲英國在國防上過於依附美國，而深恐西歐共同市場會受到英美兩強的左右。一九六七年，英國再度提出申請，但仍遭到戴高樂的拒絕，一直等到龐畢度當選總統後，才於一九七二年以全民複

註①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érieures,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1944-1984*, Flammarion, Paris, 1984, p. 181.  
註② *Ibid.*, p. 189.

決投票方式同意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戴高樂這種獨立自主的原則及抵制英國的態度也就間接或直接地影響到美國對歐洲的軍事計劃以及美法的關係。

### (三) 反對美國干涉政策

美法關係不和是有二方面的因素，一是二次大戰末期，盟軍登陸法國攻佔巴黎之際，聯軍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和戴高樂兩人在策略上頗不一致。而且當時法國的地位也備受忽視，戴高樂對英美兩國意圖主宰戰後世界秩序之野心頗不認同，因此非常希望法國能獨立自強。二是在獨立自強的原則下，法國退出完全受美國所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時也反對美國在世界各地以軍事優勢所採行的干涉政策<sup>⑩</sup>。

一九五八年九月，戴高樂曾以秘函致美國總統艾森豪，說明希望法國能在國際社會間扮演一個與英、美同樣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核子武力方面。戴高樂寫到：「在目前的情況下，法國並不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能確保自由世界，甚至組織自身的安全。法國認為在世界政治與戰略的領域中成立一個美、英、法三國組織是必要的。這項『三頭馬車』的組織，其作用一方面是對世界安全的政治問題由三國共同決定，另一方面是提出並執行戰略計劃，尤其是在核子武器使用方面。」<sup>⑪</sup>換句話說，戴高樂想要迫使美國做一個抉擇，就是假如美國不重新檢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麼法國可能會與此組織保持距離了。然而當時艾森豪總統僅回信指出法國的意見並無可行性而告一段落。

一九六二年春天，美國提出了一項歐洲戰略計劃，該項計劃是指將歐洲的軍事防禦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傳統武力，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會員國的軍隊組成。第二個層次是戰術核子武器及核子武力，這些武器都將由美國提供，在戰術核子武器使用方面是由美國及盟邦共同決定，而戰略核子武器的發射決定權仍操在美國總統的手中。如此一來，西歐的軍事防禦終將附屬於美國之下。英國雖然明知此軍事計劃案的缺失，但仍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和美國達成了協議。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對美國總統甘迺迪（J. F. Kennedy）的妥協也就造成了前述戴高樂拒絕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主要原因之一。至於法國，戴高樂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記者會中拒絕了美國的這項建議，並同時指出法國國防與軍事政策絕不受他國的影響或干涉。這個作法，如同德拉高斯教授（Paul-Marie de la Gorce）所分析的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法國明確地表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缺失及獨立外交的原則，二是法國也表明了今後對國際事務處理的態度，在適當的時機下可能會反對美國的政策。<sup>⑫</sup>

⑩ Paul-Marie de la Gorce et Bruno Moschetto,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Que sais-je?*, P. U. F. Paris, 1979, p. 50.

⑪ Alfred Grosser, *Les Occidentaux*, Seuil, Paris, 1982, p. 242.

⑫ Paul-Marie de la Gorce et Bruno Moschetto,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Que sais-je?* P. U. F. Paris, 1979, p. 52.

事實上，戴高樂早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就曾命令地中海區的法國海軍艦隊不需聽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指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總統競選期間，戴高樂也一再聲稱法國將退出北約組織。終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戴高樂在給美國總統詹森（L. B. Johnson）的一封信中正式宣佈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信的內容如下：「再三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到了第一階段的結束。我要告訴您，法國非常了解西方這十五個自由國家在防禦方面團結一致為他們的安全所做的努力，特別是美國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法國認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無論在歐洲、亞洲或其他地區所發生的改變或是正在改變中的局勢如同法國本身內部的及其軍事的轉變一般，顯示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部署以及美法政府間的特別協定已不再具有價值。因此，法國提議收回在其領土內所有的最高主權，這個主權目前由於聯軍的常駐及領空的使用而有所影響。另外法國將不再參與軍事聯合指揮事宜及派遣常駐部隊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中。」<sup>⑤</sup>從此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方面不願受美國的影響，再方面希望與西方陣營保持些距離而能對共產國家及第三世界改善關係。在此前提下，法國開始對美國的一些外交政策加以批評。法國第一次公開宣稱反對美國政策是一九六五年美國出兵干涉聖多明哥（Saint-Domingue 現多明尼加共和國）事件。當時法國不但公開呼籲美國撤兵，同時也以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自居。至於越南問題，美法歧見更深，自一九六三年八月以來，戴高樂就是採取支持南越中立的立場，因此對美國大規模的介入越戰大肆抨擊，認為只有美國從南越撤軍才能達成和平解決的目的。

#### （四）改善與共產國家的關係

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戴高樂當選總統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中曾就共產集團國家的動向加以分析，他認為共產集團內部遲早也會分裂，因此法國可與共產國家建立多面性的外交關係。<sup>⑥</sup>在此原則下，首先是要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其次才是與其他共產國家的關係。在與蘇聯關係方面，雙方開始有所進展是在一九六四年之時。該年法蘇簽定了一項為期五年的貿易協定，同時兩國也成立了一個由雙方政府高級官員所組成的法蘇委員會，目的是在商討或解決兩國之間經貿的問題。法蘇兩國關係大幅改善的轉捩點是一九六六年戴高樂訪問莫斯科。因為此次戴高樂之行是二次大戰後第一位西方國家元首前往共產國家訪問，同時經由會談，彼此對若干國際問題也能有一致的看法，法國輿論對法蘇關係的進展也是持樂觀的態度。一九六八年，法國成爲蘇聯第一大西方國家的貿易伙伴。不僅在經貿方面，甚至在高科技尤其是太空研究方面，法蘇兩國也有密切的合作。在與其他共產國家關係方面，首先就是承認中共，一九六三年當佛爾（Edgar Faure）率領訪問團在北平訪問時即表示法國希望與中共建交的計劃，而後終於

註⑤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érieures*, Flammarion, Paris, 1984, p. 202.

註⑥ Paul-Marie de la Gorce et Bruno Moschetto,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Que sais-je? P. U. F. Paris, 1979, p. 55.*

在一九六五年正式承認中共而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也大力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這段期間，戴高樂也致力於與若干東歐共產國家如羅馬尼亞、波蘭、東德及匈牙利等國家重新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 （五）拓展與第三世界的關係

法國的獨立外交也使它逐漸地在第三世界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與阿拉伯國家方面，基本上法國與阿拉伯國家在經貿上有良好的關係。六〇年代，一系列阿拉伯國家的銀行在法國成立分行，同時也成立了一個法阿貿易中心，以拓展貿易。在中東問題方面，原本法國是希望能在以阿衝突中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是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中，法國却支持阿拉伯國家，譴責以色列的黷武成性，此項抉擇雖然在國內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然而對外却受到阿拉伯世界一致的讚賞，也因此法國在當時被視為阿拉伯國家與歐洲之間的最佳協調者。在與非洲國家方面，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返政壇後，便致力於取消殖民地和发展合作的政策。自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之間共有十二個法屬前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獲得獨立。由於這些國家先後都加入聯合國，使得法國在國際社會間的地位也提高了不少。不僅在非洲如此，一九六七年七月，戴高樂在加拿大蒙特婁（Montréal）訪問時也公開宣稱：「魁北克（Le Québec）自由萬歲」，意指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語區應該爭取獨立成爲一新興國家，此語當時對加拿大產生了很大的震撼。

評析戴高樂的外交政策並非易事，但至少如同紐約大學法國研究所德伯特教授（Anton W. DePorte）所云，戴高樂的外交政策使法國人民恢復了民族自信心，同時藉著獨立自主的國防軍事政策使得法國能躋身進入世界強國之林。<sup>⑩</sup>

## 二、龐畢度總統：忠實的繼承者（一九六九—一九七四）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龐畢度在他當選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到：「快樂的人們是不需要歷史的，因此我希望歷史學家們在我的任期內不會有太多的事物去說，尤其是沒有戰爭，沒有革命。相反地，我希望當人們在歷史教科書上讀到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六這段期間會知道法國是一個進步的時期、現代化的時期、生活水準提高的時期，……外國人也很尊重這麼一個經濟富裕、政治安定的國家。它的外交事務是以人類的和平及人民的友誼爲基礎，……至於我的名字是否會被提到是不重要的。」<sup>⑪</sup>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龐畢度在外交政策上比較保守及穩健的原則。另一方面龐畢度總統原本爲小學教員，後來才做銀行家及部長等職，對國

⑩ Anton W. DePorte, "Charles de Gaulle, observations d'outre-Atlantique"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1, 1986, pp. 93-106.

⑪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Étrangères, Flammarion, Paris, 1984, p. 230.*

際事務缺乏興趣，且不熟諳外語，所以在他的任內也就多遵循著戴高樂所擬定的外交原則。

在歐洲事務方面，雖然龐畢度本人對歐洲建設並無特別的理想，但是因為選舉期間，他曾得到對歐洲統合非常熱衷的參議院主席波爾(Alain Poher)的支持，因此上任後對歐洲建設也表現出一些積極性。關於英國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一事，龐畢度的態度較戴高樂溫和許多。在一九七一年的一項電視訪問中，他曾強調了英國加入歐市的必然性與重要性。<sup>⑭</sup>一九七二年一月，歐市六國終於簽署了一項布魯塞爾公約，決議擴大歐市成員，同意英國於一九七三年正式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為此，龐畢度也於一九七二年三月舉行了一次全民複決投票，一方面是予人民對擴大歐市一事表示決定性的意見，另一方面是希望法國人民能夠繼續支持自己的政策。在法德關係上，龐畢度總統支持西德總理布朗德(W. Brandt)對東歐國家尤其是東德所採行的開放政策，他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四日訪問波昂時曾說：「在你們所進行的加強東歐關係事務之中，法國是支持你們的，同時也欽佩你們的勇氣與面對現實的態度，這項工作對歐洲的未來是非常重要的。」<sup>⑮</sup>一九七二年東西德兩國互相承認，翌年，法國也正式承認東德。基本上，法國與西德兩國關係並沒有受到此項改變的影響。

在與蘇聯關係方面，龐畢度與布里茲涅夫(L. Brejnev)經常性的會晤使得法蘇關係一如往昔。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龐畢度及其夫人曾赴莫斯科作一週的邀請訪問，同樣地，次年十月二十五日，布里茲涅夫及其夫人也被邀請至法國作一週的訪問。然而此項良好關係並不代表著法國同意蘇聯的觀點與作風。龐畢度曾經毫不猶豫的拒絕了蘇聯所提的一項法蘇友好條約，以及一項有損西歐防禦的安全會議。

但是在對美關係上，龐畢度執政這段期間，美法關係似乎比戴高樂時期還困難。一九七〇年龐畢度訪美時，一因美法之間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美國在法投資的問題無法取得協議，二因訪美期間，龐畢度總統夫人曾遭到示威者的侮辱，使得兩國關係無法有所進展。一九七三年更由於在以阿戰爭、石油漲價和國際貨幣問題上的歧見，使得龐畢度時期的美法關係惡化異常。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外交部長朱貝(H. Jobert)甚至公開批評美國在歐駐軍的行爲是：「美國在歐駐軍對我們而言根本不是一件重要的事，相反地，對美國而言才是最重要的。」<sup>⑯</sup>另外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間，龐畢度因病情加重，幾乎不處理外交事務，而完全由外交部長朱貝全權負責，對美法關係也有很大的影響。一般而言，龐畢度的外交政策可以說與戴高樂的並無二致，故有忠誠的繼承者之稱。

註⑭ *Ibid.*, p. 238.

註⑮ *Ibid.*, p. 243.

註⑯ *Ibid.*, p. 253.



### 三、季斯卡總統：世界之友？（一九七四—一九八一）

如同雷巴克 (Albert Lebacqz) 及哈格羅 (Charles Hargrove) 所云，季斯卡的外交政策除了在風格和若干作法上與戴高樂的原則不盡相同之外，其他關於國家獨立原則、核子嚇阻武力、東西關係和歐洲建設等方面仍是承續著第五共和以來的外交原則。<sup>②</sup>政治上，季斯卡強調他的中間立場，崇尚自由，重視歐洲統合建設。他愛好民主，認為民主就是不要予個人太多的限制，一切事物都以和平共存、避免衝突為著眼點，儘量不要有敵我之分。經濟上，季斯卡主張開放自由的經濟。他認為藉著商業貿易的拓展必可以改善東西間的關係，同時近年來南北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愈來愈大，必須透過協調的方式來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季斯卡也認為世界的局勢變幻莫測，因此國際問題需要以開放且具有彈性的方式來解決。一九七四年季斯卡上任不久會就他的外交政策加以說明，他說：「一是自主的決定權，二是尊重國際協定。另外我認為就是世界主義的政策，因為今日所有的問題其實就是世界的問題，因此要以一種世界整體性的眼光來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協調政治，就是讓互相協調來取代衝突的政治。」<sup>③</sup>一般分析季斯卡外交政策中的世界主義就是由此而來。季斯卡認為今日世界的問題已不再像以往東西集團兩極化的情形，而是一種多元化的複雜情形，不但美蘇兩強而已，中共、日本、歐洲共同市場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也在國際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必須尋找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國際問題。在季斯卡所著法國民主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一書中，他也指出，當前世界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問題不能僅在美蘇二強的關係中去尋求解決，而必須透過其他世界上不同的國家、組織或同盟互相溝通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sup>④</sup>總之，季斯卡認為只要國際間，各國彼此以朋友之道相待，世界和平必可建立。

在美法關係方面，季斯卡上臺後就希望能夠改善龐畢度時期與美國的惡劣關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季斯卡與美國總統在法國外省馬丁尼克島會晤，對於能源危機、黃金問題等也達成了若干協議。一九七五年季斯卡又於美國慶祝建國兩百週年之時訪問美國，對於改善美法關係頗有助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季斯卡召集了美國總統、日本首相、義大利總理、德國總理和英國首相在法國藍布萊 (Rambouillet) 舉行一項高峯會議，目的是希望各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長能定期會晤，共同商討當前世界經濟及政治的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也就是日後每年召開一次的西方工業先進國家高峯會議的起源。此項高峯會

註② Albert Lebacqz, *Le Septennat*, France-empire, Paris, 1980, p. 49; Charles Hargrov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1, 1986, pp. 115-128, at p. 128.

註③ Charles Hargrov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1, 1986, p. 117.

註④ *Ibid.*, p. 118.

議雖難有實質上的效果，但是對國際合作方面助益甚多。<sup>②</sup>

在歐洲建設方面，季斯卡對所謂歐洲統一的計劃表示贊同。歐市高峯會議也是由季斯卡所召集的，其目的是希望透過歐市各國元首或政府首長之會晤以拓展歐洲事務，而且有朝一日，此項高峯會議可以成爲歐洲統一國的部長會議。此外，爲了確實執行歐市羅馬條約的內容，以及尊重歐洲民意的反映，季斯卡提出了歐市議會直接選舉的計劃，此項計劃於一九七六年通過並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實施。

在國防政策方面，季斯卡仍強調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一九七五年他曾對法國核子武力之發展提出兩點原則，一是法國本身必須具備有足夠的防禦力量，二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法國核子武力的使用是由自己來決定。<sup>③</sup>因此在他任內，他儘量增加軍事預算，堅持義務兵役和發展中子彈等。在對第三世界與非洲國家方面，季斯卡則以老大哥的姿態來爲第三世界爭取若干權益。一九七四年他首度提出南北會談，目的是希望富有的先進國家能夠大力協助落後國家的發展以便達到一種世界經濟平衡。一九七九年又提出所謂「三邊合作」的構想，希望能以西方國家的生產能力、非洲的原料以及中東國家的石油三者共同聯合起來，以便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此二項計劃無法付諸實施，但對世界經濟秩序却產生了惕勵作用。對非洲國家來說，季斯卡認爲應該以自由平等的態度與非洲國家交往，讓非洲國家自己去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因此他一上臺，立刻取消了常設的非洲事務公署（Haut Commissariat pour les Affaires Africaines），採取較有彈性的作法，同時也積極地加強與非洲各國的關係，如一九七四年起主持法非高峯會議，以及對薩伊、查德等國家提供軍事援助等，目的都是在加強法國在非洲傳統的影響力。

一般而言，季斯卡總統七年來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褒多於貶的，正如同外交事務名教授葛羅塞（Alfred Grosser）所做的評論，「法國在世界上是有說服力且受尊敬的，它成爲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而得以維護其安全，它的能源政策保障了其獨立性及自足性。無論是東歐或西方國家都同意法國是一個獨立且負責的強國。由於它堅定的原則及溝通的信心，使法國對世界和平的維護具有決定性的貢獻。」<sup>④</sup>

#### 四、密特朗總統（一九八一—一九八六）

一九八一年五月，社會黨的密特朗當選總統，六月，四位共產黨員被任命爲部長進入內閣，一時使得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

註②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érieures*, Flammarion, Paris, 1984, p. 272.

註③ Charles Hargrov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1, 1986, pp. 121-122.

註④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érieures*, Flammarion, Paris, 1984, p. 256.

、英國和西德對法國未來的外交政策取向憂心忡忡。然而出乎意料地，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密特朗的外交政策仍然遵循著第五共和以來的獨立外交原則。其原因是，密特朗執政之初，他希望以社會黨的政綱為基礎來擬定外交政策，<sup>②</sup>諸如人權的重視及武器銷售的限制等，但是在實際運作上，這些作法却難以施行，因此密特朗被迫去調整他的外交政策。誠如政治專欄評論家德拉暉（Maurice Delarue）所云，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之後，左派政府原本希望採取一個比較有人道甚而有啓發性的外交政策，然而，在一九八二年，法國軍售金額達到了歷年來的最高紀錄，因為它不得不如此做。<sup>③</sup>自第五共和成立以來，社會黨和共產黨都是極力反對軍售與發展核武的政策。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就是在法國國民議會改選前二個月，密特朗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法國外交政策之構思。該書分為二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密特朗對其外交政策的分析與辯解，<sup>④</sup>第二部份為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密特朗總統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在這本書的首頁中，密特朗就明白指出了法國外交政策的幾個原則。他寫到，法國的外交是建立在幾個簡單的觀念上，諸如國家的獨立自主、世界的軍力平衡、歐洲統一的建設、民族自決的權力及落後國家的開發。<sup>⑤</sup>這五項原則與戴高樂的外交政策相比之下，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在國防政策方面，密特朗強調發展核子武力的重要性。同時他認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國防必須建立在良好的工業上，他以歷史教訓來說明：「當我們在電子及生物方面能有進步，我們就贏得了奧斯特里茲（Austerlitz）戰役。當我們放棄發展汽車及機械工具之時，我們就輸了滑鐵盧（Waterloo）戰役。」<sup>⑥</sup>在此前提下，任何阻礙或批評都不會影響法國發展核子嚇阻武力的決心。密特朗寫到：「『彩虹勇士號』被炸及我方情治人員被牽連一事，一點都不會改變法國的基本立場。今日所有的核子強國都是不被允許做地下核子試爆，但是大家仍是照做不誤。如果法國就如此停止發展核子武力，那麼它的國防嚇阻原則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sup>⑦</sup>一九八六年十月上旬，密特朗總統和席哈克總理對國防軍事預算法案達成協議，積極發展核子嚇阻武力。

在東西方關係方面，密特朗主張「軍力平衡」的原則。他認為美蘇間軍力的平衡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他說：「我們一定會承認一個驗證的事實，就是由於世界上原子武力的平衡才使得過去四十年來的歐洲獲得和平。同時法國的嚇阻戰略仍然是使

註② Ibid., p. 294.

註③ Le Monde, le 12, mai, 1983, p. 1, et p. 3.

註④ Le Monde, le 31, Jan, 1986, p. 1.

註⑤ François Mitterrand, *Réflexions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86, p. 7.

註⑥ Ibid., p. 14.

註⑦ Ibid., pp. 29-30.

我們的國家遠離戰爭的法寶。」<sup>㉔</sup>如同歷任總統一般，密特朗堅持在美蘇限武談判中，法國的核子武器是不被計算在內的。他並不十分贊同所謂的裁軍限武的構想，因為他認為即使美蘇兩強在核子武器上達成裁減的協議，却仍然還有傳統武力及化學武力的問題，而在這方面，蘇聯比美國佔優勢的多。也因此密特朗始終認為限武談判並不重要，而軍力平衡才是最重要的。在和美國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上，密特朗也是把握著獨立外交的原則。雖然上臺之初，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七月渥太華高峯會議之後，密特朗對美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採取較合作的態度，諸如一九八三年六月參加北約高峯會議、終止一九七〇年以來的法蘇外長會議以及一九八三年驅逐四十七位蘇聯外交人員等措施，但也拒絕參加一九八二年美國所提對波蘭和蘇聯實行經濟制裁一事，同時不顧美國的禁令，提供貸款給蘇聯建造從西伯利亞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的費用，另外也拒絕參與美國雷根總統所提的「星戰計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國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始終被每一位總統所尊重和沿用。

在歐洲建設方面，密特朗的政策似乎顯得較為積極。由軍力平衡的觀點出發，他認為法德關係與歐洲安全是息息相關的，而美國在歐洲安全方面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密特朗同意季斯卡對歐洲防禦的看法，就是西德是西歐防禦的第一線，倘使戰爭爆發，法國很難將所擁有的核子武力僅限於防衛法國本身。西德總理柯爾(H. Kohl)上臺後，曾對假如歐洲爆發戰爭，法國是否能保護西德這一問題向密特朗提出疑問，雖然密特朗沒有明確的回答，但却強調，德國是法國在歐洲最堅強可靠的盟邦。<sup>㉕</sup>同時又說：「倘使一有危機，我不認為我們駐紮在西德的部隊會立刻撤回法國。」<sup>㉖</sup>總之，密特朗一再強調，唯有世界軍力的真正平衡，國際和平才能持續。<sup>㉗</sup>雖然名教授朱比伯(Charles Zorgbibe)及季斯卡總統任內的前外交部長龐塞(Jean-François Poncet)皆撰文批評密特朗總統的外交政策過於凌亂空泛，缺乏整體性。<sup>㉘</sup>但是，基本上，密特朗的外交政策仍沒有脫離第五共和以來的獨立外交原則的範圍。尤其是去年三月「左右共治」以來，右派多數黨及左派社會黨似乎也達成一種共識，使得法國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外交原則。<sup>㉙</sup>

註㉔ *Ibid.*, p. 33.

註㉕ *Ibid.*, p. 95.

註㉖ *Ibid.*, p. 99.

註㉗ *Ibid.*, p. 183.

註㉘ Charles Zorgbibe, "La diplomatie éclatée de François Mitterrand," in François Joyaux et Patrick Wajzman,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Pluriel*, Paris, 1986, pp. 81-94; Jean-François Poncet, "Quatre an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socialiste, le mirage évanoui,"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2, 1985, pp. 437-448.

註㉙ Yves Boyer, "French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and Assertivenes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1986, pp. 5-15.

## 五、結語

當今法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九年之間由戴高樂總統所擬定的，內容包括了國家獨立原則、建設歐洲、反對美國干涉政策、開放與共產國家的關係及爭取第三世界等，此項政策的實行不但使法國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同時也使戴高樂的外交政策成爲第五共和繼任者的一個典範。從一九六九到一九八六年，法國歷經了三位總統，龐畢度總統、季斯卡總統和現任的密特朗總統，雖然他們每個人有其獨特的作風，如季斯卡的「世界主義」及密特朗的「軍力平衡」，但是他們對那些基本的原則却不予改變，如同葛羅塞教授撰文所評，雖然自第五共和成立以來，法國共有四位總統，然而法國的獨立外交政策却是一成不變的。<sup>④</sup>

註④ Alfred Grosser, "1958-1985: quatre présidents, une seule politique?" in François Joyaux et Patrick Wajsman,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Pluriel, Paris, 1986, pp. 63-80.

(本文作者為本中心副研究員)

##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